

流泪谷

李良 著

一个陕北女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爱情悲剧故事

轻轻松松说苦难

作家出版社

I247.5

1185

2006



流泪谷

李良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泪谷/李良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1
ISBN 7-5063-3464-X

I. 流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16045 号

流泪谷

作者: 李 良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03 工舍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>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130 千

印张: 6.7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—8000

版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464-X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流

泪

谷



沿着黄河北上，有个地方叫黄土坡，那里是个山窝窝。

哥哥你头前走，
小妹妹我随后头，
让我牵上哥哥你的手手，
咱上没人的地方亲口口。

001

•
•
•

这是陕北民歌，也叫陕北情歌。

黄土坡上虽然贫穷，这里的人却喜欢唱歌。

他们结婚唱，搞对象唱，盖房子唱，出席宴会喝酒唱，走亲戚串门子唱，发送死人出殡唱，杀猪过年唱，生了娃娃唱，上山拦羊唱，丰收了唱，饿着肚皮也要唱，总之，什么时候都唱，人人都会唱，人人都是歌手，这里的情歌满山飘。一个盛产音乐的地方，不用说，肯定是一块多情的土地，人心也都是金子做成的。

乔巧儿上学的时候，她就喜欢陕北情歌。她甚至有过这样的幻想，将来她嫁人，她就嫁到一个生长情歌的地方去。她怎么也忘不了，小时候，母亲讲过的那个故事：有一只孤独的狼，经常在深夜里，到一个美丽的姑娘的窗前听她唱情歌。姑娘的歌声打动了狼，那狼变成了一位英俊少年，日夜守护着姑娘的家园。后来，他们结婚了。

啊，音乐，情歌，天堂。

乔巧儿特别爱唱陕北情歌，那里也始终令她神往，离开家乡时，她就决定向黄土高坡去流浪。

陕北很远，不是徒步可以走到的。要想到达

那里，必须坐火车。乔巧儿身无分文，也没有粮票，光靠讨饭慢慢往前走，路上光是饿，也要把人饿死了。如果沿途碰上了革命的左派，扣住她，盘查起来，政审一番，问一问祖孙三代，给她定个流窜犯，那就得进收容所，势必又要闯下大祸。

乔巧儿实在是万般无奈，她只好硬着头皮去扒火车。

坐在火车上，乔巧儿一直是提心吊胆的，甚至有一种负罪感。你不买车票，白蹭公家的车，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她红着脸，站在车厢的过道上，特别难为情。

开始查票时，她低着头，被列车员狠狠地训一顿，然后被轰下火车。幸亏陇海线上的车次多，她可以再搭下趟车。同样是提心吊胆，同样是很难为情。这样，好不容易过了宝鸡，过了杨凌，过了咸阳，火车到达铜川时，已经是深夜时分了。

铜川是一座煤城，名字很响亮。整个城市，云集着南来北往的大卡车，都是来这里拉煤的。

铜川又是通往陕北老区的必经之路，上延安去，当时不通火车，都要在这个城市里换汽车。

乔巧儿出了火车站，眼前的这座城市一片漆黑。路边，有几个小贩，正吆喝着糊辣汤，摊位上的灯很暗。乔巧儿已经非常饿了，她多想喝一碗糊辣汤，可她身上却没有钱。

寒风袭人，她无店可住，就只好待在候车室里过夜。看得出来，候车室里真正候车的人并不多，多半都是出来逃荒的人。大厅里面乌烟瘴气，离乔巧儿很近，有几个逃荒的女人在落泪。看见她们，乔巧儿像是看见了自己。想想到了延安，便是到了陕北，可是到了陕北，哪里又是她落脚的地方呢？心里越想越感到一片迷茫，没有什么希望，乔巧儿也难过地掉泪了。

天蒙蒙亮，乔巧儿动身去找汽车，她想在当天就赶到陕北去。她甚至抱着一种幻想，最好能奇迹般地遇上一个好男人，将她收留下来，只要人好，哪怕那男人长得丑点儿，哪怕她去给那男人当牛做马，那也算是烧了高香了。否则，她会饿死的。

马路两边，停靠着许多辆拉煤的汽车。乔巧儿没有去求司机，火车都坐了，汽车更不在话下。她有文化，她发现每辆汽车的车门上都印有一行字，哪个地区的，哪个单位的，都写得一清二楚。

乔巧儿找到了一辆署名延安地区的大卡车，趁着司机去吃饭的空档，她扒上了车厢，提前藏了起来。

司机吃完了饭，胀红着脸，走出饭馆来，摇摇晃晃地爬上了司机楼。肯定没少喝酒。司机根本不看车厢里面有没有人，他一脚油门踩下去，只见大卡车像离弦的箭，在蜿蜒的山路上飞奔起来。

到了延安城，汽车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看看路标，车是往延川方向奔去了。车速也更猛了。此时已近黄昏，这样开下去，开到哪里才是个头呢？乔巧儿着急了。还好，当汽车开进一条山谷时，嘎地停住了。司机跳下车来，一路跟头，酒还没有醒透，他上野地里撒尿去了。

乔巧儿不敢再坐这辆车了，这车到底是要往

哪里开呀？万一开到深更半夜停下来，把她扔到荒郊野外就惨了。乔巧儿急忙从车帮子上翻了下来，躲到一旁，藏起身来。她一直等到司机方便完了，又回来发动了车，开远了，她这才踏踏实实地长出了一口气。

天色这时就要黑了，四周全是野地，四周全是山岭，四周全是未曾见过的陌生。当汽车开得无影无踪时，乔巧儿的心一下变得空空荡荡的了。坐在车上她感觉不出来，因为汽车是她的伴儿。现在车走了，她没有伴儿了，自己被孤零零地扔到了这条山谷里，望着这片不熟悉的土地，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，她忽然感到害怕了。

天黑以前，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村庄，找到一个有人烟的地方。乔巧儿提醒着自己。如果她找不到村庄，夜里被困在了这条山谷里，她会被冻死。即使冻不死，山里的黑暗和恐惧，也能把人吓死。况且，野兽也会把她吃掉的。

乔巧儿便和时间赛跑，她匆匆地向前赶着路，往前跑着，她想在天黑之前，能够顺利地找到一个村庄。

走出了十几里地，没有看见村庄。路却更窄了，沟更深了，夜色也彻底地降临了下来，四周变得非常恐怖。

“别害怕，我没有做过亏心事。我的头上是天！天，看着我呢！上天一定会保佑我。”乔巧儿安慰着自己。

人的心好，就有好报。她往前又走了没几步，一个村庄终于呈现在了眼前。

看见了房舍，听见了狗吠，乔巧儿猛然兴奋了起来。今夜不再孤单了，她又有伴儿了。当她紧赶几步，牢牢地抱住村头的一棵大树歇息时，她却又委屈地哭了起来。

乡下的人都睡得早，天黑就上了炕。本来山窝里就没有电，家家都歇下了，村里更是一片漆黑。刚才她还在想，今夜有伴儿了，不用害怕了，可在此时此刻，她能去敲谁家的门，能上谁家去投宿呢？乔巧儿心里难过极了。

村头坐落着一个猪圈，那里养着几头猪。猪圈里的几头猪，吃饱喝足之后，这会儿已经睡醒一大觉了。在这个清冷的夜晚，它们突然间闻到

了空气中飘来了女人的气息，那样甘美，那样爽口，精神就为之一震，怎么也忍不住了，便集体哼唱起来，咏叹起来。

猪向人类表达友好的感情，它们只能用歌喉。

可别说猪笨，它们相当有头脑。遇到屠夫到来，它们就嚎叫，红着眼睛上去咬，去拚命。遇到好人光临，它们就吟唱，哼哼，撒娇。猪和人一样，身上有气息。好东西是好气息，坏东西是坏气息。好的气息散发出来，无论是猪还是人，都是协调的，都是互有感应的。

孤独中听到了猪的呼唤声，乔巧儿显得又惊又喜，猪不是狼，它是可以做朋友的。人类和猪有着密切的联系，乔巧儿在家也喂过猪，它憨厚，今夜有猪来做伴儿，她就不用害怕了。

迎着歌声，乔巧儿踏进了猪圈。

猪们呼啦围了上来，看她，用嘴巴轻轻拱着乔巧儿的脚面。人到了难处，需要帮助。这个细小的动作，在乔巧儿看来，正是猪向她奉献的一份友情。

黑暗中，乔巧儿就蹲了下来。望着几头猪，

她轻轻拍拍它们，把她的爱也表达出来。

猪们获得了来自女性的爱，又开始轻轻地去拱乔巧儿的手。拱着，吻着，黑夜里，它们眼里有了泪光。

“你们可真是一群精灵啊。”

乔巧儿也哭了。

依偎着重情重义的动物，乔巧儿就席地而坐，靠着墙头，半躺着，这就算是休息了。还好，这个猪圈不怎么脏，看来喂猪的人是很勤快的。

这个夜晚，乔巧儿一点也不困。几天的颠簸，她落脚到了这间猪舍，好像是缘分。透过夜色，乔巧儿往外看，发现紧挨着猪舍是个小院，院里有排土窑洞，那是一个家。

乔巧儿的心跳了一下，她望着朦朦胧胧的这户人家，突然产生了一种很温暖的想法，我会不知不觉的、跑到这里来了呢？莫非这是命中注定，在这个小院里，在这户人家，有一位要与我相爱的男人正等着我，他就是我的丈夫。这样想象着，乔巧儿脸就红了，一股热流随之涌上心头。

几头猪陪伴着乔巧儿，再次进入了梦乡。乔巧儿听着它们那忽高忽低的鼾声，耳边像是响起了多情的悄声细语，很动听，渐渐，她也睡着了。

山里的风硬，半夜，乔巧儿被冻醒。

这时候，月亮出来了。月光清澈，洒了一山一地，小院里像是落了一层霜，显得格外宁静。

乔巧儿忽然发现，这户人家的大门怎么打开了，从窑里闪出来一个男人的身影。这个男人，是个大高个儿，头上扎着白羊肚儿，身上披着一件老羊皮筒子，腰杆儿笔挺，走路咚咚地响，带着一股豪气。他在小院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，东看看，西瞅瞅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深更半夜，他是在找什么呢？

借着月光，乔巧儿看得十分清楚，这是一位很威武的中年大汉。凭着感觉，她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并且，她深信自己的感觉是准确的。她甚至还感觉到，这条大汉，他身上有一种吸引力，令她心动。月光下，凝视着他，乔巧儿就觉得这个小院一下变得亲切起来了。这时候，那个

大汉仍在寻找着。乔巧儿便在心里跟他撒起了娇：

“你是在找我吗？你怎么知道是我来了呢？肯定是月亮给你托了个梦。那你就好好的找我吧，看你能不能找到我。”

中年汉子在小院里转了好几圈儿，什么东西都没有找到。他好像很失望，只好扫兴地回去了。

这个魁伟的大高个儿，他就是后沟村响当当的老贫协。

后沟村是一个生产大队，下辖三个小队。实际上，老贫协是第一生产小队的贫协主席。乔巧儿今夜，她是进入到他的辖区了。

第二天，天刚亮，和往常一样，老贫协早早地就起来了。他要给猪预备早饭。他生火，切料，围着锅台转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这位老贫协四十多岁了，过去当过公家人，他一直在西安火车站上扳道岔，是个铁路工人。

他当公家人的时候，工作积极得很，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。劳模是个光环，罩住了他，他只

顾全力以赴干革命，恋爱都不谈。一直没有成家，他政治上更硬。困难时期，全国精简下放，他便主动为国家分忧，申请把自己精简下来，不吃公家粮了，回到家乡当了农民。因为他曾经是个工人阶级，家乡的人一律高看他一等，选他当了贫协主席。这么一当，也就一直当了下来。

他确实优秀得很，虽然识不了几个字，心却总是红的，他能整段整段背诵最高指示。这样的人，被誉为三高：水平高，觉悟高，革命热情高。三高之人，在后沟村少得可怜。因此，队里又安排他喂猪。喂猪这工作，在后沟村带有一定的照顾性，这活儿轻。喂猪也还具有一定的原则性，因为猪是宝中宝，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，饲养员在思想上得过硬。阶级敌人是不配喂猪的，若下点毒药可怎么办。普通社员也是不能喂猪的，你得上山修梯田、搬石头去。让三高喂猪，革命阵营放心。这么一喂，老贫协也就一直喂了下来。人人皆大欢喜。

社员们早都忘记老贫协的官名叫个甚了，村里的大人和孩子们，一律称他为老贫协。

老贫协！老贫协！他听着顺耳，有荣誉感，咱是干部。

称呼官衔，是一种尊重，也是一种巴结。老贫协十分看重他的这个特殊身份。

虽然他当贫协，可他和左派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。左派心硬。而他是政治上硬，心却不硬。

老贫协煮好了猪饲料，挑着担子去往槽上送，他这才发现了猪圈里已经熟睡着的乔巧儿。他吓得倒退了好几步，扁担也从肩头滑了下来。没有一点思想准备，猪圈里竟然睡着一个人，好人怎么能睡到猪圈里？这分明是冒出了敌情。

狗日的！老贫协恶狠狠地骂了一句。阶级斗争的那根弦随之也绷紧了。

老贫协想，圈里睡的肯定是个阶级敌人，是来给猪投毒的，要来挖社会主义的墙角，是想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。我决不能叫敌人得逞。老贫协顺手就操起了一根打狗棍，朝着熟睡的乔巧儿举了起来，厉声喝道：

“谁？看打！”

其实，他并没有真打。这回他看清楚了，原来是个女人。

“起来。”老贫协虽然举着棍子，但他的声音柔软多了。

乔巧儿已经几天没有睡觉了，临近拂晓时，人困极了，她这才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“起来就起来。”乔巧儿心里说着，“我看你就不像个坏人，我才不怕你呢。”乔巧儿真是一点都不害怕他，望着他，她的眼睛湿漉漉的，迷人得很。

只这瞬间，老贫协的目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眼前看见的怎么会是一位倾城倾国的美女呢？他的血液一下子沸腾起来。

经过短暂的睡眠，乔巧儿的气色缓了过来，她不再倦困，她有了精神，她的容貌确实像是盛开的花朵。

这是真的吗？天上怎么会掉下来这样一个美丽的女人呢？而且是掉在了我的院子里。老贫协看呆了，他觉得眼前的情景是个幻觉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他的确是被乔巧儿的漂亮给镇住了。